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易述卷二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齊兆求

讀易述卷三　　明　潘士藻　撰

彖首屯蒙何以繼乾坤上下體之有震坎艮也傳經之家以為坤交乾而成者也乾坤之交震其始也故先焉

屯 ䷂ 震下坎上

按序卦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盈天地之間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物之始生也萬物始生鬱結未通盈塞

兩閒故繼乾坤之後為屯其卦以震遇坎以二象言雲雷之興陰陽始交也以二體言震始交於中陰陽相交乃成雲雷雲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為屯其為字象屮穿地始出而未申也故其名為屯在時則天下屯難未亨泰之時乎

屯者始難之卦也天地之始闢萬物之始生國家之始造皆至難之時故曰屯者物之始生也物之充牣事之繁劇亦人之所難處故又曰屯者盈也

王弼卦略此一卦皆陰爻求陽也屯難之世弱者不能自濟必依於彊民思其主之時也故陰爻皆先求陽不召自往馬雖班如而猶不廢不得其主無所馮也初體陽爻處首居下應民所求合其所望故大得民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述曰卦震動而之坎險故為屯乾坤定位混沌初開震為長子始出用事以濟屯難主初一陽言也故屯乃元亨初陽得正所以能濟故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皆初九之象勿用者屯難在前不可輕用以往王註所謂往益屯也民得主則定震一君居内而主二民侯象也

屯之主爻在初九故始爻指震張清子曰乾坤之後一索得震為始交再索得坎為難生合震坎之體而

為屯也又其義為動于險中初陽正位本足濟屯崛起在下時值坎陷能震動奮厲於危險之中世難可平而亨焉所以大亨由夫貞也震為雷坎為雨皆陰陽始交之所為雷厲雨傾在在滿盈萬物萌生屯而未達之象屯者天地造始之時也造始之時草雜冥昧衆力並爭民無所定其時一陽動於下衆陰之所同歸者宜建之為侯以收拾人心也雖建侯自輔而五陽陷於上險難未出方荒作之不遑而遑有寧居

必如是而後可以大亨貞焉言天下屯難惟有主則亨屯之首務也建侯不寧由於方動遇險亦因以戒之云耳

象旨屯勿用有攸往而利建侯何也因屯而必往以求功則已勞而物且爭故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與天下同利而民有成主難與為亂善建者不拔謂是也動乎險中有大亨之道而利於貞非貞何能出屯古之君子雖流離顛沛而身不失道雖死生危廹而心

不違仁故終能弘濟艱難天賛令圖而不失乎元亨也不貞亦非獨是有些茍且凡急躁不寧耐亦是

象旨天造草昧草指震震為蕃昧指坎水內景不明於外也荀爽曰天地初開世尚屯難震位承乾故宜建侯動而遇險故不寧也

劉濂曰在險而動是當天下屯難而舉事創業開國之象也元亨利貞者乾德也屯有君道必體乾德乃可以濟大業勿用有攸往者險難在前豈可遽有所

往震一陽御衆惟剛明之才可以濟時靖難必延攬是人而分之以土慎動多助皆乾德之用也

紀聞曰時屯求亨其道有三惟至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故曰利貞惟不欲速為能成功之速故曰勿用有攸往惟多助為能克豪强故曰利建侯

章氏曰凡卦爻一字一義皆是實象以此卦觀之剛陽象柔陰象始交乾陽初交坤陰之象動震象險中坎中爻之象大陽象亨震動之象貞陽居陽位之象

雷震象雨坎象滿盈天造草昧總是屯象勿往初下之象建侯震初之象不寧坎陷之象各卦爻辭象俱倣此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述曰雲雷屯陽蒸陰則陰氣騰而為雲陰蒸陽則陽氣奮而為雷二氣和則雨謂之屯者時乎雷動雲合二氣絪緼彌滿空中畜聚未解将以致雨而尚未雨也故為屯之象屯難之世人皆惶恐喪沮不敢有為

不知正是君子經綸時節經者立其規模綸者糾合而成之此開物成務之道紬繹圖為以解世之棼結者君子之雲雷也雲雷屯則醖釀濃然後雨澤降而天地霽經綸密則謀慮熟然後紛紜定而世道寧坎不言水而言雲未通之意郭子和曰坎在上為雲故雲雷屯在下為雨故雷雨解雲而未雨所以為屯也象言雷雨象言雲雷象言其動世變之屯也象言其體人道之常也經以象雷之震綸以象雲之合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述曰張横渠曰磐桓猶言柱石磐大石也堅强安固之物桓柱也威武碩大之物初陽剛為卦主是有元德而堪大任故象磐桓要非磊塊小器枝梧細材濟屯之具也屯難之初以陽居下上應陰柔險陷之爻未可輕動然居得其正故利於居貞也以陽下陰為民所歸侯之象也故利於建侯卦主震震主初居貞

即利貞勿用有攸往卦言利建侯者其事也利於建初以為侯也爻言利建侯者其人也初之才利建以為侯也

九在動體之初雖磐桓大器而利居貞當斯時也天意未定人心易生非貞何以濟陽剛有主宅心以靜不以艱危之際乗利擇便而失其正曰志行正也易道陽貴而陰賤初九之陽在三陰之下是以貴下賤屯難之世民思其主之時能以貴下賤所以大得民

也象旨以貴下賤萬世濟屯之常道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述曰陰柔無濟屯之才必附陽剛故屯難之世陰必從陽六二柔順中正初能下之欲得二以為亨屯之助而二屯如邅如其象乘馬班如震陽為馬二乘其上馬强人弱故班布不前也初非為寇欲與為婚媾耳但二柔中之德守其女子之貞而不許字至於十

年之久而終字焉陸希聲曰初雖難二非欲為寇以二近已欲為婚媾康屯之情可以見矣女子者明未有所從也此未可以適變猶亂世之正臣不從撥亂之君也屯者陰陽之始交初與二皆得正而在始交故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初剛以貴下賤二乘其上豈識其為貞主故邅回班布不敢進而從之匪寇婚媾對初九言非指正應草澤並起近於寇盜二之所以疑而不從也二得中柔體无早見剛決之才故象女子之貞

女子以不字為非常十年乃字為復其常葢至於十年則初於此時人心已歸天命已定數已極矣然後乃字而從之六二擇君之審也非謂從五也彭山說如此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述曰六三居震動之極非陽而居三无德而有求民之心无應而舉濟屯之事即鹿无虞象也趙汝楳曰

田者必夷其險阻虞人設驅逆之車使禽趨田然後有獲无虞不驅禽即是我反從禽以我從禽故曰即鹿也鹿善走險逐即奔林禽不可得惟入於林中有陷而不得出之象蔽於所欲即陷害在前莫之覺矣

仲虎曰幾動之微六三互體艮止聖人於震之動而猶庶幾其知艮之止故曰不如舍欲其止也曰往吝戒其動也

彭山曰凡陰必資陽以有為六三陰柔居剛不中不

正而二四又皆以陰柔相比遠於陽剛陰柔既不能濟屯居剛則不免躁動又无應援將安之乎故為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之象爻言不如舍辨之審也傳言舍之去之決也質卿曰君子只看見幾不如就舍一往便吝更无商量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述曰六四應初故乘馬也欲進與初同事以濟屯也

當草昧之初身在坎險欲進而不前有乘馬班如之象初為得民之侯以四正應求以為婚必得媾合所以往吉無不利吉以剛柔相得之善言利以濟屯之功言象旨六四雖與初九正應必待其求而後往故文稱其明
仲虎曰凡爻例上為往下為來六四下而從初亦謂之往者據我適人於文當言往不可言來如需上六三人來據人適我可謂之來不可謂往又變例也男

下女為婚初下四求婚媾也四之往者應也初居下
而應於已四待下之求而後往則吉必如是而後合
男女婚媾之禮必如是而後見士大夫出處之義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述曰膏者坎為雨也詩謂陰雨膏之卦坎在上為雲
而不為雨屯膏之象九五剛中居尊雲行雨施以澤
萬方斯其事矣而時方且蔽掩於上下之陰有膏澤
而不得施此屯之所以屯也陽大陰小孟康言小貞

臣大貞君人臣陰柔之小而當其屯此有司出納之吝於義正而吉九五陽剛之大而滯於羣小屯難其膏則無以收人心而濟大事雖貞必凶也五爻位得正以坎體屯膏故有貞凶之象所以失衆陰之歸而亨屯在震之初也

張清子曰光陽光也五陽德本明以陷於坎中為二陰所掩如雨為窔雲所蓄故曰施未光質卿曰膏不可屯者也在天為雨露之澤在人為血氣之液在民

生日用為穀帛飲食之需一日而不可屯者雨露不施則槁矣氣血不流則僊矣日用之无需則離散矣人君奈何屯其膏民心已聚而復駭大事幾定而復隳凶之道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述曰象旨上乘馬以乘九五言處屯之終三非巳應而五在坎中不足歸又去得民之初最遠也故乘馬班如坎為血卦為隱伏故有泣血之象

上六乗馬班如與二爻四爻不異二與初比事定而從四與初應待求而往九五君位已定乗馬班如將何待乎屯道之窮无所歸命故泣血漣如泣者无聲而出涕血者出涕如出血也漣如泣貌此與比後夫凶義同

六二爻項氏曰凡卦爻稱馬者皆隂爻也三隂皆為乗馬馬本地類於辰為午即坤初六之氣也對牛言之則馬屬乾就馬言之則除良老瘠駁之外皆不屬

乾也屯六二用震馬四上皆坎馬晉用坤馬賁明夷渙皆用坎馬諸卦各有坎象然皆於陰爻言之義可知矣屯稱乘者卦中四陰爲乘也四馬之中獨六三居剛故无虞而徑進二四上居柔故皆班旋而不行當屯之時柔者皆不能行也班邅磐桓皆屯之象六二柔順中正守常而不知變謂初九爲寇而不知其乃婚媾也稱女子者見賢而不從世難而不救此女子之貞非丈夫之事男子以濟世爲貞不以小諒爲

賢孔子所以大管仲之功也初九康屯之主而以寇亂視之豈明識之士哉然而方難之初近乘初九方興之震抗而不荅其事至難故於四陰之中獨有屯邅之象雖不為濟世之才亦可謂人所難能矣故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初九上歷純坤始得君位與二相應坤為十故曰十年乃字反常也

九五爻項氏曰屯不以九五為主者天地開闢始建侯以為主五本在高位非建侯也初九動乎險中故

為濟屯之主天造草昧皆自下起物之始生陽氣在下五能主事則不屯矣故九五不當復有主義凡立事皆當艱難膏澤一事不可艱難五以坎水在上當屯之時艱以施澤者也況濟屯乎故曰小貞吉大貞凶言小人小事守此則吉大人大事守此則凶

蒙 ䷃ 坎下艮上

象旨蒙承屯以次乾坤之後何也屯言乎其君道主震之一陽蒙言乎其師道主坎之一陽天祐下民作

之君師也師之道皆利於貞

程傳艮為山為止坎為水為險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為蒙及其進則為亨義

楊廷秀曰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蓋穉而未達耳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

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述曰蔡介夫曰蒙亨蒙者亨也亨不終於蒙也蒙之所以得亨者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不告也以九二陽剛得中者言也觀六五獨言童蒙則知我為二自謂教者無求於學者學者有求於教者而後師保之道尊學者之求教者如叩神明而不瀆教者之告學者達其誠心而不以言瀆然後師保

之言入利貞者蒙之所利與發蒙者之所利惟貞而已矣

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退則困險進則閡山不知所適蒙之義也蒙亨蒙可以亨也亨蒙者何能以亨蒙之道而行以時中也當其可之謂時无過不及之謂中凡陰之蒙必求陽明以致亨九二獨以陽居中應五有為君者師之象師嚴道尊教乃可行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童蒙之來求我志應故也志不相應其

蒙未可發也以剛中而發人之蒙如蓍龜待問惟人之求初筮極誠是以告之誠感誠應受命如響至再三則不信初筮之告矣不信初筮之告是不信神明而褻瀆之矣故瀆則不告若又告之是告者反瀆蒙者也不瀆其心使之一於誠也匪剛且中何以得時中之教哉以此養蒙開其誠心動其憤悱是謂蒙以養正作聖之功也貞之所以利蒙之所以亨鄭王註夫明莫若聖昧莫若蒙蒙以養正乃聖功也然則養

蒙以明失其道矣

楊廷秀曰未達而求達者一問答而加多不達而求其達者百問答而加少初筮而告達其蒙也再三而不告亦達其蒙也一告而達則悦再三而不告則憤安知憤者之達不深於悦者乎

敬仲曰明者深念蒙者之性至善至靈特不自見自信致此蒙塞甚念啟告之必待其求我而後告者以非求之切其蒙未可發也故曰以亨行時中也

紀聞曰初筮告瀆則不告者何以言其不告也誠意專一而筮則神之告之卦辭爻辭應合所問如占婚姻與之咸恒曰納婦吉曰勿用取女曰歸妹征凶占征伐曰利用侵伐曰在師中吉曰不利行師曰勿用師占田獵曰田獲三狐曰田獲三品曰即鹿无虞田无禽若此者皆所謂告也若夫卦辭爻辭不應之事此即誠意不至所謂不告也

象旨我謂二童蒙謂五初謂初六再謂四陽一陰二

兩其二而為再三指六三崔憬曰三應於上四隔於
三與二為瀆故二不告荀爽曰再三三與四也皆乘
陽不敬故曰瀆按卦以二為治蒙之主崔荀說是也
諸儒自王弼而下指上九失象吉矣利貞者虞翻曰
二五失位利變之正故利貞此於卦體灼然有見葢
如是則大觀在上作之君作之師矣蒙之師猶在下
也陽也者宜上者也程先生獨指二似少偏矣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述曰游定夫曰山下出泉其一未散其勢未達觀其勢之未達則果行觀其一之未散則育德夫純一未發之謂蒙泉靜而清之體也尚无所汩尚未之行也君子思以開其德性之蒙體坎之剛中以果決其行體艮之靜止以養育其德蓋泉出險而常流吾之行以之夫以涓涓之微而能必至於海者惟其行而不息也非勉勉循循則不至也泉淵深而常寂吾之德以之夫以大人之德而由不失赤子之心者惟其養

而无害也非勿忘勿助則不成也然則蒙者其混沌未鑿之天乎故天命之性山下之泉也溥博淵泉晝性之聖也果行育德作聖之功也淮海曰果行始足以育德如水流有本而後靜深也教者能果行育德則教有本而不匱學者能果行育德則學有本而不匱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述曰發蒙者以初近於九二二以陽處中明能照闇能發初六之蒙也何以遽言利用刑人也初六下民之蒙發蒙者撤其障蔽則當明刑禁以示之刑設而民始知法法正而民始知威然後教可行也用說桎梏者足械曰桎手械曰梏皆刑之重而不可解者凡民滅趾不懲必至滅耳刑人之用正欲其小懲大戒不至陷身於此爲刑戮之民也若不禁之於初過此以往不復能改而吝吝則趨於凶蒙轉成頑矣發蒙

者早見此亦九二以亨行時中之意

王註刑人之道道所惡也以正法制故刑人也孔疏利用刑人者以正其法制不可不刑矣故刑罰不可不施於國而鞭扑不可不行於家程傳發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葢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述曰九二陽剛六五陰柔以下發上體爲不順而九

二得中以亨行時中者也有包蒙之象發蒙全貴於能養包蒙者養蒙也明足以達蒙之心包含而遜入之禁其邪萌於未發而開其善端之自動蒙騣騣然若受江河之潤吉也納婦者所以明包蒙之意如納婦焉則吉婦人至蒙納而不距以明容暗暗亦可明豈非吉乎包蒙之吉如納婦之吉如此則主德成就天下有君以臣道專亨蒙之責子克家之象也包與納二虛能受之象克九剛能任之象爻在下體中央

有家象以二應五任内理事克家之象一六五也性陰有蒙象陰應陽有婦象位尊有父象婦六五尊教者也子九二尊受教者也

象曰剛柔接也六五柔中之主下應剛中情親至恊故得包而納之是謂子克家敬仲曰凡下明上暗者必其情如父子之親必有父信其子之心而後可

質卿曰人之至親无如一家至愛无如婦而至所親信者莫如子包蒙者以納婦之心處之何蒙之不受

其益任人者以親信其子之心信之何發蒙者之不能克家紀聞曰剛柔有上下之分故屯二之於初惡其乘剛柔有往來之情故蒙二之於五喜其接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述曰九二包蒙如納婦得亨蒙之道也蒙如六三發之不能包之不可非可納之婦矣故戒之曰勿用取女六陰象女而居陽位柔暗而多僻躁動而易邪女

之見金夫不有躬者也陰不自持見金即悦金即其夫而以身從之如是之人何攸利焉其必勿取之矣斥之示不屑之教也象曰行不順也女子所持者身待求而應不貳其行是之謂順若乃見利輕忘其身則逆行也故曰勿用道之棄也

金夫或指九二或指上九蓋卦惟二陽六三之所比應象旨謂陰柔易於近比又坎體趨下見九二納婦而從之此女子不有其躬者與程傳同王註則謂上

不求三而三求上女先求男也女見剛夫而求之亦不有其躬之象以陰柔位不中正故也彭山依朱義泛説今從之上下四陰爻皆因二以起義五應二則為童蒙之吉初承二則為發蒙之利四遠二不明者也則為困蒙之吝三乘二不順者也不以蒙待之故不言蒙

六四困蒙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述曰陰資陽以為明者六四陰居陰位而上下又與

二陰相比獨遠於陽闇莫之發故曰困蒙質卿曰欲自振之則限於師友之无助欲自安之則病於心息之未寧惟求通故知困惟思明故知蒙也人心不通明即為鄙吝然知困亦一機矣

註疏陽謂九二之陽陽稱實也初三近九二六五近上九又應九二惟此六四既不近二又不近上故云獨遠實陽主生息故稱實陰主消損故不得言實

彭山曰困亦卦名也與蒙相似皆以内體坎險有以

柔掩剛之象但外遇兊則為險而説説有徐通之意因之而名困外遇艮則為險而止止有静養之意因之而名蒙其别如此然困甚於蒙也

六五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述曰王註以夫陰質居於尊位不自任察而委於二付物以能不勞聰明功斯克矣故曰童蒙吉敬仲曰六五雖陰而未明而能應亨蒙之主柔順而聽如童蒙然内无知識之萌外无聞見之雜蒙者之求而有

初筮之誠者也故爻莫善於童蒙艮為少男故彖童蒙

順以巽也六五本互坤為順有應於二動而成巽卦本以陰從陽巽則善入若順而不巽則從而不知其所以順雖是明師亦無可成之理六五兼巽順之德自居於童稚之蒙以下學於九二之賢蒙之所以作聖也高宗自以其德弗類學於傅説武王自以不知彝倫訪於箕子得順巽之義矣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述曰上為蒙之極也蒙極教道窮矣則當擊而治之陽剛在上能用威者故有擊蒙之象但擊其蒙而已剛極而不中故有不利為寇利禦寇之戒禦寇者用擊擊之而生之也為寇者亦用擊擊之而害之也三為坎盜而上九應之有寇象擊蒙過當非我為寇乎寇蒙則我反失道而蒙反成頑不利孰甚焉艮山能止

坎水有禦寇象但去坎險之為蒙賊者使内惡不萌外誘不入而蒙德成矣蒙之利莫大焉者也利亨也

或曰擊蒙擊三也九二發蒙之主童蒙之所任衆陰之所歸獨三陰柔其行不順非所謂寇乎上九陽剛以正處已以正治蒙至於用擊故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治其蒙禦其寇道當如是而不過則上以順施下以順從雖蒙者當亦順聽而心服夫由道而行其效如此

紀聞曰蒙至於擊則繼之以怒矣教其未裕予益包者容其發之所不廸擊者攻其包之所已窮發之之蚤而包之之極然猶蒙而不化以至於擊教之成有如王制所云不變者斯擊之矣

質卿曰甚哉蒙之當發也曰刑人曰桎梏曰毫一毫蒙蔽皆此生之罪人賊子也袪而去之始成其為人天下之理順而已矣順之斯為明逆之即為蒙矣三之勿用以其行不順也五之童蒙惟其順以巽也故

禦寇之利上下順也大抵人心虚朗如水常流通但一塵飛而蔽天便於順者逆矣上之順順在法雨之施皆能生物非益其所本无下之順順在受天之澤皆成潤益還其所本有

初六爻項氏曰刑之於小所以脫之於大此聖人用刑之本心也所以正法非所以致刑也用擊師之猶為禦而不為寇葢聖人之於蒙哀矜之意常多此九二之包蒙所以為一卦之主也歟發蒙者利於初過

此以往其習已深雖欲止之亦吝而難脫其勢必至於桎梏也故刑之於初者正法以示之而有餘正之於後者干戈以禦之而不足坎為法律在卦之始艮為守禦在卦之終象之示人可謂明矣以爻象推之往則入於坎中故為吝脫則坎變為兌是因險而得說也

六三爻項氏曰以陰柔處蒙闇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又三變則巽為長女勿用取者三雖應上然陰

性本柔而又坎體趨下舍上正應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納婦而從之此女子之不有躬者金夫九二乾爻也乾為金故稱金夫女徳以順為正從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說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身之象非順也取女而得如是之人無所利矣故爻言勿取象言不順言不以順為正也婦以從夫為順苟非其夫皆謂之不順三稱不順則從二明矣五稱順則不從上明矣葢三陷於不中非能有其身者五止於三不當

稱見曰見金夫明爲近利而夫之也上艮爲躬曰不有躬明棄上也此爲學者非蒙非婦以利而來者聖賢所不荅也如陳相下喬而入幽即六三舍上而從下公孫曲學以阿世即六三見利而失身斯事獨可用乎用之无所不至矣

上九爻項氏曰上九所擊之蒙莫近於五四然皆他人之應非治之所當治若擊之是爲寇也於理不順獨六三在下與上正應乃見金而背上恃險而爲盜

若擊之是禦冦也益上以剛禦三三以柔從上於理為順故曰上下順也正以明上之應在下則其順自當在下不當近取上體之四五也在下為下之順上在上為上下順兩順字正相應

需 ䷄ 乾下坎上

楊氏曰需之義有二有需於人者有為人所需者需於人者初二三四上是也為人所需者五是也惟為人所需者既中正而居天位則雖險在前而終必克

濟非若蹇之見險而止也雖坎居上而剛健不陷非若困之剛揜也

張氏曰需合乾坎成卦乾三陽進廹乎坎遇險而能需者也坎一陽居中守正處險而能需者也遇險而能需則不至犯險處險而能需則又將出險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

也

述曰彖旨五為成卦主爻有孚光亨貞吉皆言五也利涉大川乾知險也大川坎象仲虎曰乾陽在下皆有所需而九五坎陽在上又為衆所需需而无實有光且亨之時需而非正无吉且利之理

趙汝楳曰九五坎中實體即乾中爻一體相信是為有孚曰光亨乾晦於下以五有孚故晦者光而亨也曰貞吉九五居正與乾合德非苟信者故吉也以此

而需何所不濟雖險无難矣
卦以乾之坎成需乾剛可以濟險見險而未可動能
動而能不動者也故曰剛健而不陷此必非陰柔者
可能蔡介夫曰陰柔性躁不能寧耐乾剛則沉毅不
苟而能寧耐所謂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
險其義不困窮矣困於陷則窮无所往惟不困不窮
乃見能需則待之義勝也需有孚遂光亨貞吉者以
卦之九五位乎天位正而且中也正中乃天位本然

如此不正則邪不中則偏可謂天位乎五宅天位而正中是故需而有孚與三陽同德而不疑其進也則得所需矣有孚則光而亨貞而吉九五所以為需之至善故能利涉大川而有功何晏曰大川者大難也需之待時本欲涉難既能以信而待故可以利涉大川矣

吳因之曰坎之一陽與乾同體所以能孚五在險中此時痌瘝之念如何放得下時變如何好不躊躇只

是雖切隱憂胸中又却寛閒无事坦坦平平前邊沒一箇怏怏的念頭後邊沒一箇冀望的念頭此謂之有孚又有一箇大來歷直須事求有功求成之意些子不留纔能有孚所以聖人從无取必又曰惟有孚然後能貞
質卿曰需有孚如何便光夫知險知阻豈是暗蔽者能之如人有燈燭在手便處處能破黒暗面前坑坎豈能陷之却不是光天下之人只見奮發有為者能

有功不知能需者之往却亦有功只能需便是氣力氣力全者未有不濟天下之事者也故聖人特發有功之義

蘇氏曰乾之欲進凡為坎者皆不樂也是故四與之抗傷而後避上六知不可抗而敬以求免夫敬以求免猶有疑也物之不用疑者亦不以敬相攝矣至於五知乾之不吾害知已之足以禦之是以内之不疑故曰有孚光亨貞吉光者物之神蓋出於形器之表

矣故易凡言先言光大者皆其見逺知大者也其言

未光未光大者則隘且陋矣

章氏曰涉川者冒險爭先則危需則利需之道於涉

川為最切是故坎中陽為能需乾卦三陽為可需總

是言需之善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述曰孔疏坎不言雨雨是巳下之物不是須待之義

不言天上有雲而言雲上於天者若是天上有雲无

以見欲雨之義故云雲上於天是天之欲雨待時而落所以明需天惠將施而盛德又亨故君子於此之時以飲食宴樂也

項氏曰雲氣升於九天之上而後雨可需若本无雲何需之有此所以貴於有孚飲食以養陰象坎宴樂以養陽象乾飲食宴樂需客之具也然飲食宴樂皆有陷溺之禍惟自强者以剛制之故需以乾坎成象兼取其剛健而不陷也

初九需於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於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述曰王註居需之時最逺於險能抑其進不犯難行也雖不應機可以保常故无咎坰外曰郊平曠无險之象乾剛得正利在安守其常也

程傳陽之為物剛健上進者也初能需之於郊不犯險難而進矣雖不進而志動者未能安其常也九陽在下安静自守志雖有需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

用恒也

質卿曰天下之事只當需不需是犯難而行夫事從其易而行之无所不濟故乾德行恒易以知險只不犯難而行便是常不失常便是恒德人惟中无常主或為才能所使或為事勢所激或為意氣所動不覺便犯難行所以不失常最難飲食宴樂不失常也若能不失常更有何事顏子一簞一瓢直比禹稷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

小有言以吉終也

述曰九二漸近乎險故曰需於沙荀爽虞翻皆曰水中之陽稱沙謂與五應也履健居中亦未嘗進而需焉以待其會雖小有言以吉終也象吉二何以致言當是時知其前險者責之以潔身知其不陷者責之以拯溺拯溺者失於見幾潔身者至於亂倫而二之終吉以陽德平衍易以知險又在下卦之中而能需也

仲虎曰初九以剛居剛恐其躁急故雖逺險猶有戒辭九二以剛居柔性寛而得中故雖近險而不害其為吉衍在中者胸次寛衍綽有餘地不以進動其心亦不以小言動其心如是終吉趙汝楳曰以衍在中終與五位正中者有孚而吉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述曰荀爽曰親與坎接故稱泥須止不進不趣於四

不致寇害趙氏曰水涯之泥善陷切近於險之象四坎陷寇象三廹於險居位則然非致寇者然才位俱剛進不顧前能无窮乎致寇之云欲人遠險如初戒人即險如三也
災在外也災謂寇之為害者外外體也敬仲曰雖處廹險之地致寇則寇至不致寇則寇不至彭山曰敬慎不敗即所謂剛健而不陷也汝吉曰乾體健能敬而加慎於泥中需焉可以无敗何也敬自我者也

夫泥中不可須臾處者也而需焉惟乾德者能之終日乾乾无不敬也敬天則也天則不以泥中而忘也問敬慎之別曰敬字大慎字小如人行路一直任地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顛躓便是慎慎是惟恐有失之意三能敬則雖迫坎之險而不敗四能順則雖陷坎之險而可出敬與順固處險之道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述曰坎為血卦血陰之傷也四交坎體而抗三陽之

進抗則傷矣履傷之地安柔之分退伏不動即爲需於血坎兩偶之畫象穴穴者陰之宅也處坎之始居穴者也九三剛進四不能距見侵則辟順於九五而聽三陽之進是自穴而出於外矣故曰出自穴六與四皆柔有順聽之義古註云以戰鬬言其出則爲血以居處言其處即爲穴

紀聞曰需於郊者險地尚遠人所必不避也而避焉以剛而能守也需於血者險難迫切人所必不安也

而安焉以柔而不競也吳因之曰不柔則好剛使氣柔而不正則又躁妄欲速惟柔而正故能需而不進然不是束手聽命其間必自有委曲挽回之道但不妄動耳所謂敬慎亦是如此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述曰王註需之所須以待達也已得天位暢其中正无所復需故酒食而已獲貞吉也徐進齋曰九五為需之主以一陽處二陰之中以待下三陽同德之援

者也陽稟而進陰引而退自此坎可平險可夷矣於此復何需哉需於酒食焉耳无為而需庶政之理焉无事而需百工之熈焉需而忘其為需也是天德之中正所以坐致太平者也

項氏曰六四以順聽稱需九五至剛亦稱需者一卦之主也三陽恃其有孚是以堅忍以需之若上无九五則賢者絶望久矣又何需焉需者飲食之會也在禮速客之辭曰主人須矣三陽方來為客五為主人

具酒食以需之故曰需於酒食明其為主也需已至五猶曰貞吉者當需之時所恃者九五耳可不貞乎五坎體也使其正位而不中則必與二陰比為險不容三陽之來使其雖中而不得正位則亦不能主持三陽而使之進也惟九五既中且正有德有權雖在險中不沈溺於險而能為主人以速佳客以保君子之貞而成天下之吉故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獨上六不稱需險已終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述曰上六在坎之終需極而變矣陰止於六乃安其處故為入于穴三陽須時而進者也需既極矣陰安其所後者必至象不速之客三人來也主人无意速客客來遂修主人之禮故敬之終吉上柔順有敬之之象吉者得安於穴也原只是敬而順之非因不能禦而後順也

需以五為主能需三陽之進上六非能主三陽者故曰不當位然與人恭而有禮雖不如五之當位愈於四之大失也象旨四順聽矣何以為失血出而聽以為聽之晚矣

崔子鍾曰六四貪而以位為安妨人之路故教之出上六卦終則變進无所之則教之入趙汝棋曰四出穴避陽也六入穴安陽也陽有彚征之漸陰安退伏之常皆需也君子以需而得遂其進小人以需而得

安其所敬仲曰易為君子謀未嘗不為小人謀為小人而謀得吉乃所以安君子也

紀聞曰九三為内卦之上而敬慎不敗上六為外卦之上而敬之終吉内外二爻之需一於敬矣自陽呼陰曰寇自陰稱陽曰客上不言需者時既終无復有需矣或問剛者能需六四是柔何以亦能需曰六四柔而得正者也剛之能需猶乾之健而知險柔而得正者之能需猶坤之順而知阻順之至亦自有健在

故剛柔同歸於能需初之恒二之行三之敬四之順五之貞六之敬此六者所以需也反是六者則敗

六四爻項氏曰坎為血為穴血者坎之初事之淺也穴者坎之終事之終也故四為血上為穴者卦體本以乾需坎坎非需乾者也四亦稱需者能順而聽是亦需也三陽上進六四居淺以俟之故曰需於血不入於深故曰出自穴諸儒不考象辭而惑於血字皆謂四為陽所傷而出不思傷則必當相拒非順以聽

也以六居四豈有拒乾之理既謂需則不拒可知坤文言亦但以血為陰類不訓為傷也宜矣

上六爻項氏曰上六入於穴反六四之出也不速客反六四之需也兩爻皆以柔居柔而相反如此者上陰已終无所用出乾陽已至无所用需故入穴者非上六也不速之客也不速者非主人也客自來也六四之象曰順以聽言陰能順陽則陰猶主上六曰不當位言陽已居陰則陽自為主也其曰敬之終吉為

需道已成以戒陽也三將入險險猶在外則戒以敬慎恐其敗事也上巳入險處於險中則戒以敬之顧其終吉也聖人之為陽謀其備如此夫陽來居上而行事要為不當其位然而不當之失小不敬之禍大王允之誅董卓五王之誅二張皆已勝而忽不思所以終之也幾年需之一日敗之可不惜哉善需者勿以小失為嫌而以大禍為憂險雖已濟猶不敢忽必入其穴終其事而後已則可謂敬也已矣

訟 ䷅ 坎下乾上

程傳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人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須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為卦乾上坎下上剛下險剛險相接能無訟乎又人內險阻而外剛強所以訟也

蔡汝柟曰訟卦以惕中為戒爻以不訟為美不貴九五聽訟之才而尚其中正之德皆使民無訟之意

吳因之曰訟卦六爻聖人全不向訟裏邊判他曲直

只是訟便惱他不訟便許他統觀六爻之義人只該如三之守舊居貞不可有訟若有欲訟之心就該息了此念如二之自處卑約以免災患萬一其訟既舉則當隨發隨已改過自新如四之復即命渝安貞而初之不永所事又不足言矣諸爻中不曾有箇作事謀始之君子若論後邊改過則莫如九四之勇四可謂能復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述曰訟有孚窒惕中吉皆以坎中陽爻發義坎中陽實為有孚之象一陽陷於二陰為有孚窒之象坎為加憂有惕厲恐懼之象九二陽剛得中不克訟有中吉之象謂有孚而見窒窒而後訟訟而能惕不敢過中則吉也乾體三陽在上健而不已有終極其訟之

象則凶矣九五剛中居尊爲訟之主有利見大人之象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

紀聞曰需訟皆以坎之中實爲主特需之坎在上爲光爲亨訟之坎在下爲窒爲惕窒惕者光亨之反訟者爭之尤也中者不偏於已无過於爭也曲直未明故窒勝負未分故惕中吉虞芮之相遜是也終凶雍之納賄而蔽罪邢侯是也訟之吉者四凶者一利不利亦各一曰吉曰利非勸訟也皆止訟也

訟上剛下險以險遇健不相下而有訟在一人則内險外健在二人則彼險此健訟之所以為訟也訟有孚窒惕中吉者坎剛來而得中也剛本上物自上而反下為來柔自下而升上為往為進終凶者訟不可成訟至於成所喪必多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中正訟者之所求也不遇大人則中正者禍險詐者勝亂之道也凡終訟者皆冒險為之為入於淵言其入險愈深不可出也剛一也剛而在下則能興訟剛而在上

則能聽訟剛而得中則憂惕而吉剛不中正則剛愎而凶當以理義自勝不當以血氣勝人君子内自訟焉斯得之矣

書呂刑云咸庶中正則中正者聽訟之道也虞芮爭田之訟必欲見文王鼠牙雀角之誠偽必欲見召伯此為利見大人又或不與之校如直不疑或為和解如卓茂或使其心化如王烈或為之辨明如仲由皆訟者之利也

汝吉曰訟爭也人有欲則有爭訟小爭以言也上剛
齮齕下險陰賊内坎穽毒外健抗格訟也坎體中實
是為有孚孚而見窒窒乃求伸猶且不敢負恃在險
思戒寧无惕乎夫訟非獲已也得中而止无窮怨也
无多上人也吉也上剛終之能无凶乎大人无已中
以為平正以為止五是也於以質成終於无訟必利
見之矣訟象大川然以實履陷乘險儌全渠安能全
殆其入於淵哉彖雜物撰德以為言而訟吉凶之斷

盡於此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述曰天一生水其始本同一氣一麗於形天上行水下潤天道西轉水流東注是天與水相違而行也孔疏相違而行象人彼此兩相乖戾故致訟也不云水與天違行者凡訟之所存必剛健在先以為訟始故云天與水違行也君子當防此訟源凡欲興作其事先須謀慮其始汝中云卦象曰中吉曰終凶能謀始

以絕訟端中與終不必言矣謀始莫要於自訟

訟雖行違於終實始謀之不慎或以是非求勝其界

別於毫芒或以利害相攘其隙開於微眇如女子爭

桑而吳楚連兵羊斟爭羊而宋師敗績可鑒也謀之

於始自訟於心不以片言起釁不以纖芥睽情塞憤

爭之源杜好勝之竇不爲形區類別之見而一反於

始如天水同氣原不違悖而訟端自息矣此无訟之

道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述曰六以柔弱而訟於下其義固不可長永也永其事難以吉矣故於訟之初即戒訟不可長也既訟不免小有言終得吉也凡訟皆自言語始小有言為初象其辯明也故終吉凡人不爭者辯易明謂之所事則亦訟乎公庭矣曰不永猶未說到完結也辯明而吉方是事結

盧植曰初欲應四而二據之暫爭事不至永蓋二為强求初應在四故不永事也小謂初陰初變則成兌為口舌雖小有言其辯明矣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述曰九二險體上下二陰皆有正應二以其比已而爭之故訟四近君而剛上居上而剛九二乃恃其剛欲爭有初而與四訟欲爭有三而與上訟是謂以下

訟上不勝宜也故曰不克訟而二得下體之中遂能自戢歸而逋避隱伏其身免於禍患其邑人三百戶无眚不然掇禍无救矣三百戶下大夫制猶駢邑三百云耳无眚者周禮憑弱犯寡則眚之眚四面削其地也惟九二歸逋以避咎故其邑三百戶无眚得免於削地之咎

象旨坎為隱伏故逋坎為眚坎變則坤故无眚荀爽曰坤為邑二者邑中之陽人也稱三百戶虞翻曰二

變應五乾為百坤為戶三爻故三百戶坎為加憂故
象曰患至掇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象曰食舊德
從上吉也
述曰三應於上以柔從剛非訟者也故不訟王註在
訟之時體夫柔弱以順於上不為九二自下訟上是
也食所饗也上所施予為德汝吉曰飲食有闕
也三柔自克爰食舊德不僭不忒无求贏餘貞也

孔疏居爭訟之時處兩剛之間而皆近不相得故須貞正自危然柔體不爭係應在上衆莫能傾故曰終吉也彭山曰王事訟事也以乾為君道故曰王事三當上乾之交為地道臣道之位已則不訟或者出而從王之事事不在已也但以柔道順而從之不主其成焉亦以訟之不可成也六三以无爭處天下者也坤六三雖无成而有終但不敢為倡而已訟六三止云无成則始終皆无矣

象釋爻辭只從上二字下從上柔從剛所謂食舊德從王事舉該之矣諸爻象俱例此

初三二爻皆以隂柔不終訟而吉苟知柔而不訟者吉則知剛而能訟者凶矣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述曰九四位不中正而履三應初初三皆比二而三又應上四之所以不能无訟心也九四之命當得初

六而已三非已有豈可妄爭以剛居柔故不克訟退而就初自改而安於貞之象正應者合故曰不失也羔裘詩云舍命不渝大雅詩云敬天之渝皆訓變訟非善事四捨其不善以復於善蓋無訟而有訟心亦非也人心惟危何以遂能安貞在乾健一惕間也故前念之悔即為後念之貞競心之忘即為道心之正爭心於是乎絕矣

仲虎曰否九四曰有命指氣言此曰即命指理言皆

上乾故皆曰命四之不克訟與二不同九二坎體其心本險九四乾體其心能安乎天理之正然曰歸曰渝皆知反者九二識時勢能反而安其分之小九四明義理能變而安於命之正

敬仲曰九剛四柔有始訟終退之象人惟不安於命故欲以人力爭訟今不訟而即於命變而安於貞吉之道也渝變也始訟始不即命不安正雖為失道今不克訟復即命而安貞則今不失也

九五訟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述曰處得尊位為訟之主建中表正德威德明凡所以平天下之情消天下之爭者出於以健制險之外故大善而吉王肅曰以中正之德齊乖爭之俗所以訟元吉也

訟卦五爻皆不正惟九五一爻既中且正為可尚中則我不終訟正則人不克訟相訟者或即中而求正好訟者或見正而中止此訟中之最善者故曰訟元

吉以中正也爻與象皆稱訟何與聽訟之事哉五或為德之尊或為位之尊不必專指人君也諸家為君位所惑故謂君無訟理遂以聽訟解之殊不思君豈聽訟者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述曰上九剛健之極恃高用剛不勝不已終訟者也凶具固然設使終訟而勝尚爭之世或有錫之以命

服者然以訟得之其能安享之乎不崇朝三褫之矣是成亦毀也得亦失也何貴於終訟哉

上九近九五之尊六三又以柔應之三體應上二與四常欲有之上終以訟而得之終訟而勝有錫鞶帶之象諸理齋曰以訟受服正使其受而不褫亦不足敬也不足敬雖受猶不受也況必褫乎故揚惲告霍氏息夫躬告東平初以此而侯卒以此而誅

初六爻揚氏曰初六九四訟之敵也然六之才弱而

位下才弱者有懟忿而无遂心故雖訟而不永位下
者敢於微懟而不敢於大詬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
易收小言則易釋所以終吉然六之陰靜非首訟也
九四以强躁而挑之初六不得已而應之兩訟有强
弱弱者多勝强兩辭有應感感者多不勝應故初與
四辯而初得其明也豈初之能必明哉非聽之者明
則强者以後罷勝感者以先入勝矣要之不永所事
初六不可不深戒也虞芮之訟一入周境自媿而解

不永所事之效也

六三爻項氏曰六三為上所訟上終訟之人也不可與辯三貞守舊德而不敢動猶懼其見危也或不幸而與爭王事則明其事理而讓其成功以存從上之禮庶乎其可吉也象曰從上吉也此從字謂從上六與從王事不同初以訟為所事則三之王事亦爭辯之事爾訟之六三介於二陽之間進不敢居其前退不敢從其後此其所以為貞厲也歟

項氏曰六三之舊德坤也坤之中爻動而成坎初六六三皆舊爻也曰貞曰或從王事皆六三之舊辭故聖人引之以實其義所以發凡起例使人知三百八十四爻皆乾坤之舊也

六四爻項氏曰訟爻皆以禄位為象二有邑戸三有食有王事上有錫帶則四之命亦爵命也

上九爻項氏曰上九以剛居柔可以不克訟矣而在訟之終居髙而用剛不勝不已此終訟之凶人也亦

不足敬三褫自三至上所歷三爻故為三褫褫字鄭康成本作拕拕言三加之也因象言不足敬故人皆以拕為褫今按不足敬謂終訟之凶人雖受服為可鄙非見其褫服而後慢之也六三與上爻辭皆有或字三之或從即與上從事也上之或錫即三錫之也三本坤之六三因二變而成訟三守舊德含章不變自無訟理或因王事不得有爭則亦務存謙順不敢以成自居也上本乾之亢龍以剛終訟於法當凶自

无勝理以三從之故有或來之錫或者言出於望外三理勝而上受服也三上相應者三之從上曰或上之錫帶曰或居訟之時未必之辭也鞶帶者柔服之象帶柔而在身之中猶六三以柔在卦之中也合二爻而觀之則或字之義明矣

象音褫作拖如拖紳之拖吳幼清以褫訓𢭏益上剛之極本以訟得三不勝其矜而終朝三拖之以誇於人也象曰受服程朱二先生從荀虞本曰褫奪㞐象

義哉

師 ䷆ 坎下坤上

序卦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之興由有爭也所以次訟也卦坤上坎下内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衆陰順而從之為將統師之象六五以柔居上應下九二剛中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

趙汝楳曰卦主九二五陰之情皆繫焉二為大將四

為全師之將三為敗師之將初為出師上為班師賞功五則命將之主

蔡汝楠曰師者將道也有丈人之貞自有出師之律故彖言貞不言律爻言律不言貞

師貞丈人吉无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述曰汝吉曰師衆也禮伍兩卒旅具而成師大爭以

兵也卦偶多爲衆章氏曰師以貞爲本一陽在下爲衆陰所主故爲師貞在下卦之中有將師之道故彖丈人孔疏爲師之主惟得嚴莊尊重之人監臨主領乃吉也彭山曰丈人剛德宅中有嚴有翼能静能動可以統羣陰專閫外之寄故吉也兵本凶事宜有咎者故又以无咎言之王註興役動衆无功罪也故吉乃无咎也

質卿曰古者聖人有刑罰之辟又有征討之命師之

所由來矣卦以坎遇坤坎險道也坤順道也師之興至險也而亦至順也故險與順合而名為師師之道在貞在丈人貞師之名也將師之主也兵出无名事固不成君不擇將以卒予敵師誠貞矣又得丈人以主之斯吉斯无咎兩者用兵之大端也

卜子夏曰五天位也而以非陽居之或有戰爭之事二剛陽也而能正衆可崇任之佐其尊而臣也丈人之謂居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殺戮毒其人而人從也

專其命令則吉復大矣又何咎焉

徐進齋曰將不剛則无威嚴不足以服衆過剛則暴而无以懐之有剛中之才而信任不專亦不能有成功師所以貴剛中而應也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興師動衆禁暴除亂師所以貴行險而順也

蘇氏曰丈人詩所謂老成人也夫能以衆正有功而无後患者其惟丈人乎故曰吉又何咎矣

吳因之曰貞者仁義之師丈人者仁義之將吉者无

敵於天下无咎者雖屬冬殺不失春生海內元氣未嘗耗損

聖人喜生惡殺說一師字胷中先自戚然不樂了但捍外安內又有不得不用者就這裏仍要討箇太和元氣則有得正任老成而已貞固是出師有名然須是必不可以德懷必不可以仁義化天時已迫人事已極然後大旱之後時雨乃降若兩階干羽可格聖人也不興師丈人不是小可說的若說深謀長計便

只是一謀將若但謹厚不生事也只是一忠厚之將
彖傳説能以衆正可以王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是
能佐其君服天下成王業者此等人如何當得王者
如天地之好生其用兵出萬不得已丈人是能體天
地好生之心體王者萬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不尚勦
戮而尚征誅不尚威武而尚恩德不尚智謀而尚信
義不計一時之功而計萬世之功不使人力不贍而
服而使人中心悦而誠服所過能使歸市者不止耕

者不變報捷之日能使百姓安堵如故殲渠魁宥脅從封忠臣孝子之墓恤孤兒寡婦之家存問父老表揚遺佚如此之類不可枚舉

能以衆正不是專靠號令嚴明將之心即王者之心故能使三軍之心即將之心如前所解丈人者皆是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述曰坤為地坎為水地无不容聚之即為水民无不容集之即為兵此卦之取象也夫水浩蕩无際而地

善涵水性潰決不測而地善滙有容故也君子厚德容民宅爾宅畋爾田樹之長立之宗農政厚生並與安宅无不納也无不保也不出比閭族黨州鄉之民而伍兩卒旅軍師畜焉畜之无事之時用之有事之日此民即此衆也於此知兵農合地水自然之勢也析兵農而二之民之所出費於兵者十九民不聊生而兵於何畜乎悖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述曰在師之初故曰師出師以九二為主大衆初動大將在前出有紀律故為師出以律之象象旨以初居六陰柔不中且在險陷之始故為不臧之戒否臧即失律敬仲曰師之常談惟整者勝又云師克在和此不易之論吴因之曰師出以律所謂節制之師只是能以衆正内一件

王註為師之始齊師者也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

所不赦故師出不律否臧皆凶李鼎祚曰初六以陰居陽履失其位位既匪正雖令不從以斯行師失律者也以律不言吉否臧則言凶者律令謹嚴出師之常其勝負猶未可知故不言吉出而失律凶立見矣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懐萬邦也

述曰九二一陽在下卦之中為卦主所謂丈人也上與五應得閫外之寄以專節制師中故為在師中之

象剛而得中威和並至乃可謂輯戎行以戢邦國而有成功故吉而无咎王註承上之寵為師之主任大役重无功則凶故吉乃无咎也王三錫命或制詞或車服恩命之加至於三所以推誠盡禮於將臣也程傳六五在上既專委任復重其禮數荅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亦難以責成功凡在師中雖專制之自已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也

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

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王三錫命以其有功能招懷萬邦也二以陽居柔以王者戢亂安民為心故功成不擾而溥被恩眷也卜子夏曰王者天下為心用兵非以怒也平寇非善殺也三錫命非私也安萬邦而已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述曰師承九二為將而行師者言程傳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為上信倚必專其事乃得

成功若或更使衆主之凶之道也以三在二之上失位乘剛故發此義汝吉曰師重制命制命者將將一而已三附二裨將象命於將者也柔不中正居剛好上欲以其智尸之豈有當哉是輿尸也輿尸衆主也是代帥制命也无帥矣不止无功而至於大无功也甚為將將者戒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述曰王註得位而無應無應不可以行得位則可以

處故左次之而无咎也象旨崔憬曰偏將軍居左左次常備師故左次以受二命三以輿尸則凶四左次何咎哉師以二為帥二與四同功四以陰居陰葢能順者軍中聞將軍令謂是矣如謂次以避敵師何利焉其何以為无咎也

趙汝楳曰凡軍勇士居左右主用也左次之師葢屬於軍而別行者四以柔居柔非六三之比左則不主於用次則不敢專制聽命於將而為進退雖不即立

功猶得完師以待其會故无咎

質卿曰兵事呼吸安危之際最易於失常一失其常則顛倒錯亂何能審强弱之勢而決進止之機故左次之无咎知未失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述曰程傳五君位用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

丘仲深曰賊盜興於民間戎狄侵於境内此田有禽

也故利執言聲罪致討兵出有名故无咎彖言五柔
中不為兵端之象也擇將授師當以長子帥謂二也
五應剛中之象弟子謂三五柔居尊不足於斷故有
輿尸貞凶之戒五居坤土之中坎豕為禽二互體震
為長子三體坎坎震之弟虞言是也田有禽利執言
師之貞也貞矣能擇將又能任將方可成功
象曰以中行也言使之而當推轂授鉞乃由中道而
行也弟子輿尸乃假設之詞與家人嗃嗃繼以婦子

嘻嘻同長子即丈人彖言師必用老成則既貞又吉

爻言用老成而或以新進參之雖貞亦凶一使字繫

民命之死生國家之安危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

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述曰師之終論功行賞之時也大君有命以正功言

賞必當功不可差失也帥師長子以定亂安民為功

所以能開國承家自其所受之封而言曰國自其所

造之基而言曰家開國者拓其疆土也承家者世其德業也坤為地為方有國象上變體艮為門闕有家象損艮變為坤故稱旡家師坤變為艮故稱承家大君有命以正功而言小人勿用以明行師擇帥必謹始也一陽在下多陰象小人故示戒用小人倖而成功則難於不賞使之開國承家則必亂邦豈聖人君國子民之道

小人勿用非至此始不用也師中之吉必於長子不

使弟子得尸之益已慎於始矣聖人之師其始不參以小人故其終可以正功闕氏曰師以衆正其成功也以正師出以律其成功也以律皆師貞之丈人小人於時安得有功

紀聞曰初六出師而嚴其律九二帥師而得其人戒六三之輿尸而一其令審六四之左次而重其進去天下之害而不自為害奉天之辭而不自為辭此皆六五之君得輿師之道操任將之法至上六而功成

治定師之道終焉然寵命有功非至正不為功登用人才非君子不為才致其憂於甚喜之後吝其用於博用之初然後功成而无後患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奉辭伐罪旋師班賞无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六爻之略初師之始故曰師出以律上師之終故曰開國承家師之次序然也四之无咎不如二之吉三之凶又不如四之无咎自卦辭至三四无咎皆恐懼重民之意

初六爻象吉按九家易坎為律在師之初故曰師出以律師主人和失律則不和矣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宫則軍和士卒同心商則戰勝士卒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坎方黄鍾之本故云然也若必謂紀律云者抑末矣

九二爻項氏曰在師中者明其為將也吉者戰勝也无咎者民之无怨王三錫命君寵之也文辭本是三

事小象特交錯其文使互相解釋以暢未盡之意言在師中言以其承天之寵是以錫命解在師之吉也吉王三錫命以其能懷萬邦是以无咎解錫命之蕃也是明二所以勝非已之功以與五相應得君寵也五之錫二非喜其能勝以二用中德衆陰從之賞其能懷吾民也將而知此則無恃功之心君而知此則不賞殘民之將聖人著此以為後世君臣之法師自五之二歷三位故為三錫猶比自二至五為三驅也

二卦反對故各以主爻言之九二彖辭益與彖辭互相發明彖之剛中而應即爻之在師中吉承天寵也彖之行險而順毒天下而民從之即彖之懷萬邦也

九二為將上得君心下得民心如此古之人惟伊呂足以當之湯必求元聖武王必得仁人庶知此義矣

六三爻項氏曰令出於一其師堅令出於二其師瑕

六三以柔懦之資而居九二賢將之上才腐而士不服令褻而下不承則是衆為將也不惟令出於二而

已主之者衆動有所制尚何功之有或者疑辭六三體坎加憂故多疑言用人不一也

比 ䷇ 坤下坎上

紀聞曰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君位者為比得臣位者為師比所以次師者言衆雖聽命於將帥而心當親輔於君也

趙汝楳曰凡卦六爻貴於正應其近而相得亦有不應者惟比不論應否而專以比五為義

徐之祥曰彖言五陰比一陽象言一陽比五陰以互相發比之義盡矣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述曰卦惟陽貴以一陽為衆陰所親輔故曰比比即吉也質卿曰萬物相附則生生民無主則亂民之不能不比於君臣之不能不比於主理也亦勢也故比

即吉比之所以為比全在九五一爻初筮得坤純陰民象也再筮得坎一陽在中位乎天德體元居貞同天不息於以長人於以作君當天下之歸而无咎也不寧方來後夫且凶民之比之豈有外哉自非然者君位惟艱民心易離而比之難矣故再筮乃得之也五位天德而在坎中至險莫如君位也不寧者坎險為勞卦後夫凶亦坎險之義此卦五陰一陽有五家為比之象

象旨比之初筮下卦得坤再筮上卦得坎坎陽在内剛中為成卦之主所謂元永貞者故无咎厚齋馮氏曰萃比下同體坤萃四有分權勢故元永貞於五言比下无分權者故元永貞於彖言也王應麟曰蒙之剛中陽在下卦初筮得之也比之剛中陽在上卦再筮乃得之也故蒙曰初筮而比曰原筮原者依原如初之意原筮言必如初之勤而常自觀察也蒙之筮問之人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

再則不審

孔疏比所以得吉由此者人來相輔助也謂衆陰順從九五也敬仲曰人相比輔何為乎不吉下情順從何為乎不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九五剛健中正天德也所謂元也永貞則此德之常存而不息耳純天之德便是體仁長人之君所以能比天下如成湯子惠困窮元也而猶慄慄危懼永貞也所以有來蘇之望徯後之歸

吴因之曰剛是性體堅剛强毅陽主生隂主殺隂多躁動而无操剛多沉毅而有守隂柔者所向常在私邪一邊陽剛者所向常在公正一邊中是養得十分純粹人只是一箇養得不能純便干病百痛並見雜出殘忍間斷私邪一時都有纔養得純一了百當自無三者之雜葢元永貞總是天理條件殘忍間斷私邪總是人欲之條件中者天理之極致也其為元永

貞无疑

干寶曰天下歸德不惟一方故曰不寧方來來者五
為卦主故內辭下指下四隂上指五四隂比五五比
其衆乃上下應也上六為後夫不得言應矣後夫上
六後於九五之象也敬仲曰有元永貞之德則不寧
者皆以方來其獨後而不服者凶矣神之所共惡彼
有道而我不服之是違道也衆咸服乎彼而我獨不
服是違衆也違衆反道是謂之道窮
吳因之曰來者自來後者自後吾惟問我之可比不

可比彼之來比不來比吾不問也此固王者大公之道而為九五之顯比者也後夫雖自取凶然聖人豈漠然置之度外元永貞之德當必因此又檢點一番但畢竟自省无愧當正法耳

紀聞曰上親下則下有歸下親上則上有與有歸則不離有與則不孤商以離心亡周以同心昌故曰比吉太公避紂以待文王曰吾聞其善養老馬援舍隴

而歸漢曰當今非特君擇臣臣亦擇君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酈生說田横以天下後服者先亡故曰後夫凶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述曰物之相比莫過地與水何晏云水性潤下今在地上更相浸潤此比之義也象旨制民五家為比建萬國之原也理齋曰先王封建之國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之殊相制相繼以相聯屬建國

愈衆民愈不疏遠矣親侯者所以親民也巡狩述職上下相親如水地相比而無間然也王註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

吳因之曰建國親侯所以比於天下而無間諸侯體吾之意各為盡心於所屬之國其意專其情一凡補耕助斂救死扶傷弔災問苦當纖悉委曲無所不至而吾德意之流貫於天下眞如循手至足呼吸皆應不隔形骸視水比地何異之有建侯矣而無以親之

則吾與諸侯先自間隅如吴越人漠然其不相親彼又安能曲體吾意而悉心盡意以深入於天下

元永貞所以比天下之大本建萬國親諸侯所以比天下之大權顯比無私所以比天下之大道

質卿曰地中有水水藏乎地中而不可見也地上有水水行乎地上而有可覩也聖人法地中之水藏天下於天下得容民畜衆之道焉聖人法地上之水以天下治天下得建國親侯之道焉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述曰王註處比之始為比之首者也夫以不信為比之首則禍莫大焉故必有孚比之乃得免於比之咎處比之首應不在一心无私繫著信立誠盈溢乎質素之器則物皆歸向應者豈一道而來故必有他吉也

吳因之曰終來有他吉只是論有孚感動君之常理

如此他字正從有孚生來有孚者自真誠體國之外更分一念不得纔是謂盈缶在初雖無他心在理必有他吉也

相比之道惟初為得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惟比之初有之失初則否象辭二有孚皆略之不舉所重在初惟能有孚本原好根基定則能至盈缶而有他吉

象旨初有孚比之比二也以陰比陰宜若有咎在比暱之世與卦主遠近與二比而二則有孚於五者也

故初六比之為无咎然不獨无咎而已九五之孚既盈於六二之缶必且自二而及初矣初與五本非正應而得其吉故曰有他吉坎卦五為有孚坎之所以為水者盈缶猶言貫盈在五比二因可通五也虞翻曰坤器為缶坎水流坤坤初動成屯屯者盈也故盈缶江夏劉績指初比四相信四牽初比五言似而非比以暱近為義四則稱應不為比也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述曰內內卦也六二居內處中上應九五當陽之主
雖雜處羣陰之間而柔順正位克配陽德陰陽正合
自有聲應氣求之理故曰比之自內得親比之正道
曰貞吉
卦惟五陽當尊有元永貞之王自有六二正應之輔
二在內卦之中為貞靜之體其正應不求而合不介
而親如伊尹以道要湯然故曰不自失也
紀聞曰比之自內如舜因堯之求而起自歷山以相

堯伊尹因湯之聘而起自莘野以相湯傅説因高宗之求而起自巖穴以相高宗其身不出待聘者也外則其身出而杖策來從也

六三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述曰比二四皆陰而内比外比皆吉以其承陽應陽故也三亦陰柔不中不正即為比之匪人之象夫陽明剛正者比於陰而能自拔與陰應而能相濟六三近則昵而已矣然則匪人之傷得非三之所自為乎

王註四自外比二為五應近不相得遠則无應所與比者皆非已親故曰比之匪人

六四外比之貞吉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述曰六四以陰居陰履得其位不内應初而外比九五故曰外比之貞吉卦惟一陽剛而中正下伏羣陰稱賢焉六四舍其私黨外比於賢以柔而比剛以不中而比中得比道矣而五又居四之上故曰以從上也夫六四捨内比外與六二自内不求於外皆曰貞

吉兩爻以柔居柔皆懼其不能固也正已而不求於人與割所愛而從賢斯二者非有貞固之德皆不足以守之故得正而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述曰陽剛中正凡卦九在五位皆然而莫盛於比當比之世衆陰皆伏九獨居尊上下无陽以分其民聖

作物覩之象也陽明為顯比王中心无為顯然以元永貞之德親比天下如太陽中天普物照臨而來者後者皆无容心也其象為王者之田所用者三驅所失者前禽而邑人亦不誡吉可知矣三驅者立四表而三作三坐王者之田之法也以法從事而不必於得王者之田之心也邑人不誡衆著於好生之仁也使邑人不喻上意有惟恐失之之心則禽无遺類其仁不廣矣未可以吉言也惟不盡物而聽其去故為

王者之畋不誡人而人自知故為王者之比象旨前禽初也五雖周而不比然初本不與五接顯比之主亦不以為心也虞翻曰驅下三陰不及於初故失前禽是也坤為邑人誡期約也舍逆謂驅逆在表外者即初也諸家以前禽即為後夫而指上六上在五後對五故可言後自五而可言前禽乎

程傳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處正中之地乃由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為善故云正中

凡言正中者其處正得中也舍逆取順以向背而言謂去者為逆來者為順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言來者撫之去者不追也使中誰使之由上之德使不偏也蔡汝楠曰邑者天子之私邑近君而多怙者也不誡而知失前禽上有以使之矣程子所謂天則不言而信者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述曰比之初六比之有首者也故終來有他吉上六

陰柔居五之後不能率先以比五者也故有无首之象即所謂後夫凶也卜子夏曰无誠於附道窮而比戮斯及矣何終哉凡比之道有始則有終无始則无終象吉比卦五陰下四陰皆順從一陽惟上居卦外而不内嚮上體不完猶人无首之象凶也

小畜 ䷈ 乾下巽上

仲虎曰自乾而下屯蒙需訟師比皆三男陽卦用事至此方見巽之一陰用事而以小畜名尊陽也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述曰内卦乾乾力健巽之一陰為卦主其力本柔以柔畜剛畜之者小也陰本小故名為小畜所畜者小而陽自亨其象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乾為天巽陰上乎乾故象密雲陽多陰少其畜不固故象不雨

項氏曰畜陽者四畜之主也四本象風以其互兑而

在天上故謂之雲兌正西故為西郊至西而遇巽風故為不雨主四言之故為自我

汝吉曰畜蘊也止也上經主乾卦貞乾乾大德而主陰名小畜何也卦陽畫五而六四一陰一者貴也柔得時得位於外主畜上下之陽骨應焉為所畜也卦名小畜而陽猶亨盖乾健也健體必上升者非巽所能畜也四雖成卦之主而九五剛中用事於上下援同德上升之志得行陽之所以亨也其象密雲不雨

自我西郊密雲者方畜之勢也畜不能固陽之氣猶尚往而陰之施未得行小畜之不能大有為猶西郊之雲不能成雨也彭山曰西郊陰方但取陰義非謂陽倡則陰和而成雨陰倡則陽不和而不成雨也雲蓋有西方興而雨者此文王自謂可以意會

朱子曰小畜亨是說陽緣陰畜他不住故陽得自亨横渠言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凡言亨皆是說陽亨字便是下面剛中而志行乃亨

陸伯載曰小畜何以言亨也小畜之卦以隂畜陽陽之處已固自有道也健而巽剛中而志行未甞為之隕穫也故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陽氣尚往施豈能行小畜象也施與畜正相反

張中溪曰彖既言志行而又言施未行何哉葢志行者指二五兩陽而言謂陽以得行為亨也施未行者主六四一隂而言謂其未能畜陽而成雨也

王註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謂六四也成卦之義

在此爻也體无二陰以分其權故上下應之也既得其位而上下應之三不能陵小畜之義也小畜之勢足為密雲乃自我西郊未足為雨也何由知未能為雨未能為雨者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烝而為雨今不能制初九之復道固九二之牽復九三更以不能復為劣也下方尚往施豈得行故密雲而不能為雨尚往故也

吳因之曰密雲不雨二句是從亨上看出言君子猶

可以得亨則是陰之畜未極而施未行若其畜已極其施既行君子方懼何亨之有此卦辭其辭則幸之之辭其意則全是危之之意畜極而成勢有必至特目下未耳

畜之淺處如否如小過畜之深處如剝如明夷若更進一步則坤之龍戰是也

仲虎曰小過六五爻辭與小畜彖辭同文王之意謂一陰畜乎五陽陰有所不及不能成雨也周公之意

謂四陰過乎二陽陽有所不及亦不能成雨也陰不及不許小者之畜陽不及不許小者之過易固為尊陽作也本義以為文王之事何也下畜上小畜大正為文王與紂之事但能用柔巽之道以止畜其惡然不能大有所為文王觀象而適有會於心故以其所遭者而言之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述曰九家易曰風者天之命令也今行天上則是令

未下行畜而未下小畜之義也君子以懿文德文德命令之本也不内懿德而文其言末矣詩曰辭之輯矣辭之懌矣非内有章美之畜而能出之乎隂陽相錯而後文生焉德文之根抵於中者以乾之體合巽之柔炳然文德條理中通極具粹美故謂之懿也汝吉曰巽象命令首見經故原本於德焉風行天上隷上經象内懿文德天下有風隷下經象命誥四方重巽隨風象申命行事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述曰乾體初爻復之義也陽剛本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為隂所畜一陽初動得正前遠於隂動於下而升於上乃復其自道四雖應已不能距違何咎之有此所以吉也初九以剛正能復自道曰何其咎无咎之甚明也象曰其義吉也如九三之不能正安得吉

仲虎曰卦言畜取止之義爻言復取進之義爻與卦不可一例觀也葢在下而畜於隂勢也其不為所畜

而復於上者理也况於初以陽居陽雖與四陰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其進復於上乃當然之理何咎之有其義當吉也

九二牽復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述曰彭山曰牽復以一陽之初復者牽連而進也九二陽剛得中非陰柔之所能畜亦吉道也孔疏九二牽連而復在下卦之中以其得中於已不自有失也三則不中而自失矣

象旨初復自道二牽復而進初進則二之勢益昌葢一陰得位之時喜陽復升如此吳因之曰初二之守正雖同然初難而二易初與四合其相入最易却屹然自做主持无所繫靠二則非四之正應有初之可因故初曰何其咎二曰亦不自失何其咎與他卦不同此斷然許可之意亦不自失則因彼許此之意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述曰象旨馬融及諸儒皆以乾為車輻依說文陸氏

作輹與大畜輻同車下縛木也輹指二輿三自謂也

九三陽剛不中密比於四雖不畜而情有所眷三往

趣上二下牽初説輻之象朱先生曰陰陽相説為所

繫畜不能自進殆亦非也三乾為夫四巽長女婦象初

四正應為妻初能自復而相絕三以相比而遂妻之

然四上合志離目不下視三又陽性不可終畜而四

體巽雖志畜而性入故多白眼而反目也以妻乘夫

而出在外是何能正室者哉

輿乘以行者象乾之上進輿脫輻則輪轂无所枝柱而輿不可行象三欲復為四所牽不得行也三以剛居剛四以柔居柔皆當位而兩不相下剛性躁暴不能居忍而爭柔性善入能制剛而乘其上故反目而不相得曰不能正室語自失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述曰有孚孚五也一柔獨立以畜羣剛柔必不敵何能无傷以其巽主位正體虛有孚於五五陽同德志在

同升而四孚之共同斯誠不行其私不忌其進故血可去也夫四操畜陽之權羣陽之所疑畏可无惕與能知憂懼避巽以出不敢固位以妨賢路善之乎其自處也始猶惟剛之敵今能惟柔之安葢巽德善下能補過也故无咎

仲虎曰三陽健進四强畜之三雖說輻四亦不能无傷故曰血傷之也曰惕危之也六四上比於大君則必孚於五下不與三競則幸免於傷然猶不安其居

惕懼而出小人不敢害君子又能引避此小人之无咎也若需之六四以坎拒乾致傷而後出則有間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述曰四為成卦之主而九五又用六四者也四與上合志五與四同體四陰虛五陽實有陰陽虛實相孚之義一體固結攣如而不可解也巽為繩攣如之象五誠孚四因四以孚三陽向之欲畜而縻之者咸畜聚而為吾有是謂富以其鄰陽與陽為鄰乾陽皆五

之鄰也富即畜聚之義陰虛不富而欲畜陽有欲富之心焉有獨有其富之心焉九五剛中志行其孚以道而无一毫自畜之私故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陽德君子可以力畜乎哉凡孤立寡助無鄰者無德以孚耳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述曰巽為長女陰卦以九居上處畜之極同四之體

從九五以成畜道者也故稱既雨既處彭山曰既者已然之詞由九五言也密雲不可反遂成雨矣陽止不尚往遂與處矣蓋巽體尚德以載乾陽陽不可復進而受畜所謂德即有孚之德也婦貞厲虞翻曰巽為婦巽婦畜乾夫以上畜下故貞非陰道之順故厲月幾望者陰之盛也幾望而進必盈且虧君子有乾德者上九擬乾之進而終畜之故以征行則凶終極而征又凶故初復自道吉也馮厚齋曰上九既雨既

處巽之陰於是乎尚德之載然使為婦者以是為貞則厲也戒巽也巽於是乎為幾望之月使為君子者猶有所征則凶也戒乾也夫陰雖盛豈得加陽陽不失道豈制於陰此易所以兩致其戒使不至於極也象言尚德載下三陽為德德積載積三陽而載之也六四合於剛中而志同所謂德載也四載則不復輿說輻而不行矣蘇氏曰凡巽皆陰也六四固陰矣九五上九其質則陽其志則陰故巽一陰與五陽合德

以載乾知乾之難畜非德不止故積德而共載之此陽也而謂之婦又象之月明其實陰也仲虎曰四之畜道成於終故示戒陰雖貞亦厲陽有動必凶陰陽兩不利之象

王註處小畜之極能畜者也陽不獲亨故既雨也剛不能侵故既處也體巽處上剛不敢犯尚德者也為陰之長能畜剛健德積載者也婦制其夫臣制其君雖貞近危故曰婦貞厲也陰之盈盛莫盛於此故曰

月幾望也滿而又進必失其道陰疑於陽必見戰伐

雖復君子以征必凶故曰君子征凶

紀聞曰此卦六爻自五陽為一陰所畜而言則五陽

為君子六四一陰為小人自四五畜下三爻而言則

又以下三爻為强梁跋扈者流矣巽體二爻同力畜

乾此乾字如唐諸藩鎮之類九五如唐憲宗四上二

爻如裴度杜黄裳諸臣以此而畜衆陽斯皆在其所

畜之中矣爻辭二句本相承説象傳挈而明之正以

見有孚尤為本也

項氏曰既雨既處尚德載此二句言畜道之成故曰德積載也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此三句戒畜道之過故曰有所疑也象於首尾各取一句包之如泰之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凡五句而象辭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亦取首尾二句凡象之例多類此按易中載字皆訓為積重坤之象為厚德載物象其積也小畜之尚德載象以德積載釋之

大畜之大車以載象以積中不敗釋之則載之為積明矣

讀易述卷二